

三獎



作品

隔夜車

得獎者

賴俊儒

賴俊儒，筆名MBKBN，一九八四年生於嘉義，現居新北。銘傳大學中文系博士班。養了一隻十七歲的老貓，名為糖糖國王。每日發廢文之外，偶爾也寫散文、小說。現任職於教育界，曾獲若干文學獎

得獎感言

寫這篇小說時，我正處在一段非常艱難的日子，時間像永遠用不完似的，每一天的流速都極緩慢。

現在回頭看，慶幸自己能堅持著把作品寫完。

感謝在文學上推我向前的好友婕，也感謝總是那麼溫暖的蘇蘇。

隔夜車

發車廣播已經放送好多遍了，火車還不離站。鐵打的決心往往禁不起磨，最後她還是選擇挪到窗邊無人位置坐著，她從不是能堅持的人。

男人果然在，不知道是來送她還是攔她。他在月台往北那頭的販賣機旁站著，遠遠的看不清表情，身上還是那件藍色格紋外套，十多年了，她彷彿能摸到袖口磨出的一圈毛邊。

鬆開制動氣閥，車廂晃了晃，列車終於願意前進，她所在的那節車廂緩緩移動，男人竟還背對著列車，漫不經心地在投幣買咖啡。她把臉貼在窗邊，列車更快了些，眼看就要經過男人，她索性把車窗向上推開，準備大聲喊他，當半個身子探出去的那一刻，她忽然意識到，不對，自強號很久以前就不能開窗了——

▲ 04:12

醒來時裹在身子的床單往地面滑落，她伸手一抓，卻沒抓著。天還黑著，她第一個想到的是洗衣機，裡頭的衣服不知悶了多久。接連兩天都沒睡好，只記得昨晚在籐編椅上半躺著回訊息，竟就這麼

睡著了。在茶几上摸到手機，才四點多，正是無論醒睡都尷尬的時刻，她索性打開軟體，從貓狗到羊駝海豹，把鬧鈴程式裡一隻隻準備高歌的動物給取消掉。

以前用不著這些動物鬧鐘，每日五點不到就被村裡的雞叫醒，村裡的雞接力似地一隻接著一隻。房間外幾尺外的牆後就傍著隔壁的雞寮，村子小，雞大相聞在這裡是白描不是譬喻。她是從小住慣都市的人，晚睡晚起，剛搬來時還很不適應。不過現在連隔壁也不養雞了，明著是說家裡阿婆年紀大了，沒有心力照料，但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村裡剩沒幾口人，養不如買，初一十五或是逢節慶日子，店家還能挨家挨戶送貨過來。

洗衣機擺在浴室延伸出來的棚架下面，跟她臥房離得遠，浴室是院子邊上獨立加蓋起來的小間房，不在眼前的東西她容易忘記，一旦錯過了時間，便又得重新洗過。她取出衣服來先堆在一旁，都悶出味道了，只待天亮再洗過，這時間安靜到怕人，洗衣機還是十年前直立式的舊款，巨大笨重，操作什麼功能都要轟隆轟隆地昭告天下。

她輕手輕腳拉開浴室小窗往隔壁望去，主廳神明桌前兩盞燈還點著，像亮著一對眼睛，那兩隻黑色土狗不知躲哪去了，院子裡倒著一張小凳子，沒收好，待阿婆起來又要罵媳婦了。隔壁的阿婆淺眠，脾氣也大，即使像阿月那麼聽話的媳婦也常要被訓斥，有時她聽著都覺委屈。阿月是村裡少數會主動與她攀談的人，樂天且熱情，每逢三節拜拜，還會連她那份牲禮一起準備上。或許是看在男人的面子，畢竟隔壁和男人家是親戚，不鹹不淡的那種，也或許是阿月孤身嫁來台灣，所以多少能理解她

的處境。她剛來的時候其他人只背後叫她「那個女人」，就只有實心腸的阿月私下問了她名字。在國小做營養午餐的工作也是阿月幫忙找到的。

男人聽到她要做廚工時皺了皺眉，他是開過餐館的人，總覺得烹煮營養午餐只是扮家家酒，只求營養不求精緻，何況學校的約聘工作多是錢少事忙的苦差事。然而她一個二度就業的中年婦女，如何敢奢求找到什麼理想工作？在這裡日用開銷雖不比台北，但能多一份收入總是比较安心。

她自己素來撙節著過，兩年沒添新衣服了，倒是男人，除了和鄰居喝酒打牌，前些日子學會上網後像換了一個人，整天胡亂購物，上上禮拜她一口氣收了三件包裹，簽收時還疑心是不是送錯了，打開來，三箱全是長筒膠鞋，莫名其妙，他又不下田。她叫男人自己去退，他不肯，為此兩人還吵了一架，男人關在自己房裡喝悶酒，一下午不肯出來，沒出息。隔兩天，又是兩雙不同款式的膠鞋寄過來，她這次連罵他都懶。

男人不事生產已經很久了，現就光靠田租過活。那幾塊田原是祖產，到男人這一代已全數租與他人耕種，產權兄弟三人均分。男人的兩個哥哥都在北部有事業，無暇處理這些事，索性把田產託給弟弟照顧，田租歸他，權充代管費用。表面上是請男人幫忙，實際上就是接濟，讓遊手好閒的弟弟能有些基本收入。男人倒也坦然，剛搬下來的前幾年還算低調，但這幾個月他卻每隔幾日就要騎著鐵馬，裝模作樣地把田地走一遍才算完事，有時興致來了，也穿著農鞋下去和租戶一起巡田水。敗家子，鄰人茶餘飯後怎麼議論男人的，她不是不知道，但他最近看起來活得比從前快樂，她也就裝聾作啞。

年輕時候不是這樣的，他們也有過勤奮的日子。

男人在飯店廚房工作，她就近在附近的百貨公司裡做櫃姐，她剛畢業，一改從前總被家裡說是半途而廢的性格，一丁半點地攢著存款。下班後兩人就在她的套房見面，男人會用保鮮盒裝著幾道菜帶過來，鮮腴滑口的牛肉，熱辣爆炒的蝦蟹，她房間小，像是把床鋪桌椅衣櫃都打包在一口大箱子裡似的，兩人在床上鋪開一塊塑膠布，就這麼敞開著吃。租屋處是整棟樓共用儲存式的電熱水器，房東生性小器，每過十一點就切了熱水器電源，說是餘熱足夠大家用到兩點了。男人有時半夜才能過來，她便帶著他躡手躡腳地爬到頂樓偷開熱水器，又趕在房東起床前上去關掉。偶爾他會留下來過夜，兩人就共睡一張單人床，不嫌擠。

後來男人向父母借錢開了一間中菜館，她更積極地存錢，朋友都取笑她多年的拖延症，竟在一場戀愛裡不藥而癒。她還想著原本抓不著碰不到的未來要有了形狀，結果沒幾年，男人說自己投資失利，餐館收了，還欠了一筆錢。

爲了躲債，他從北部一路往南走，她跟著走，陪他住過風城，也待過台中，最終退無可退，還是回到這裡。

也許是那段一起躲債的時間太長，兩人該說的話都提前說完了，回到這裡之後反而分房而居。男人老家房子格局是常見的「單伸手」，加上邊間共有六間房。男人的房間在正廳左側，卻讓她住在護龍最尾的房間，兩棟房舍中間隔了一個彎，那是飯廳的位置，他們有時一起吃飯，有時並不。從前蝸

居在小套房吵吵鬧鬧的日子好像很遠了，男人不見蹤影，那麼寬敞一間三合院，白日裡她住起來卻像一套舊墳，除偶爾兩聲犬吠外，悄無聲息。

偶爾窗外啪答一聲，是院子裡的木瓜因熟透而墜落，她不愛木瓜，留著也是招蟲。那木瓜樹是前年野長出來的，男人注意到時已生成一株小樹，嫌拔掉麻煩，沒想到幾個月內快速抽高，不過一年就開始結果了，有些生命就是活得這麼迫不及待。

「我父母真是死在剛好的時間，」前陣子男人酒醉時這麼說，「否則我也沒辦法搬回來。」她當下腦海跑過好些讓他難堪的台詞，但不說了，不說，反正他隔天醒來就忘了，又再開開心心地去找人泡茶。終究也只能怪自己，是她選擇留在這裡。

▲ 11:22

今天菜色相對簡單，早早就準備完了，只待蒸籠裡的黑糖馬來糕蒸好，就能開始配送到各教室裡。孩子喜歡吃甜的，今天有甜糕，他們肯定開心。

她把剩的麵粉送回庫房，同事趁空檔過來和她討論隔週食材採買的事情，按規定，學校營養午餐的菜色都得經由營養師調配，但現實是營養師員額編制不足，在偏鄉環境，一人得兼顧十多間學校的狀況稀鬆平常，營養師的菜單是訂出來了，實際執行只能由每校的廚工自行權變，她還聽過有廚工臨

時請假，校長還得進廚房幫忙的。

這些年學校招生一直不足額，早些年教育局突發公告說要併校，地方群起反對，幾經周折，學校才以生態小學的形式保留了下來，那也只是緩了一緩，附近本沒有多少新生兒，她總猜測哪一學期會被併校，但這麼一年年捱下來，學校仍在，竟然是她先要離開。

廚房裡連她共三個，兩個計時工，另一個是校內老師下來兼職。她是來到這裡才開始學煮菜的，一開始只讓她備料，從洗菜切菜開始，幾個月後摸索著也慢慢上了軌道。從前母親要教她做菜，她不肯學，後來想著既然和廚師在一起，就更不需要下廚了，誰知道自己竟有做廚工的一天。做了一陣子，她發現自己的口味產生變化，孩子嗜甜，又要少油鹽，她每日做出來的營養午餐和從前男人做的熱菜大相逕庭。

倉庫裡悶，她們走到外面說話。小操場上是少有一片熱鬧，五、六年級的孩子併班在彩虹色的跑道上練習大隊接力，你追我，我追你，十幾個人重複繞著圈子。她第一次陪男人過來時這裡還是一片紅土跑道，那是除夕夜，他們離開家裡到附近走走，兩人繞著校園沉默了好幾個圈，最後坐在司令台上，她的一雙白鞋沾了泥，他取出面紙幫她擦去。對不起，他輕聲說，我們明天就走。

這是男人畢業的學校，穿堂陳列著數十年來的學生團體照。那是附近眷村還沒遷村的年代，一班有二、三十人。後來這些照片都收入了校史館，她還記得當晚她準確地從那些畢業團照裡認出稚齡的他來。

那個除夕夜並不愉快，男人的父親在飯桌上發了脾氣，吃了幾口就回房間，整桌子人都對男人投以怨懟的眼神，她如坐針氈，他卻旁若無人地繼續扒飯。飯後她在院子裡碰見在放煙火的孩子，都是男人的姪子姪女，她拿了早早備好的幾個紅包出來，小的兩個已經準備要接過去了，帶頭的大孩子卻伸手攔著，那男孩大約也是五、六年級，是在路上遇見該叫她姊姊的年紀。

「阿姨，」他聲音有些遲疑，「媽媽說，我們不能拿妳的紅包。」

幾雙眼睛不安地盯著她，不遠處幾支冲天炮連續飛上夜空，尖銳的長音像好多哨子一起吹響，是她越了線，她不該闖進來。遞出的手一時縮不回來，她只想原地消失，甚至爆炸。男人把她的手牽了過去，牽孩子似地往外走，從石子路面直走到柏油路上，直走到連鞭炮都聽不清的地方。

那時他手很燙，像著了火，讓她知道自己身體裡還有未燃盡的硝石。

前兩天喪禮時那帶頭的大孩子也來了，上次見面是幾年前了，那時他就已不是孩子。他著一身黑西裝，看見她時先遠遠點了個頭，據說在外商公司，過得挺好，前陣子才結了婚。那真是穩穩當當步在正軌上的人生啊，她想。他還是叫她阿姨，多年來一直是他負責傳話的工作，有時男人家裡急事聯繫不上他，便會從她這裡來找，男孩打來的第一句總是怯生生地喊：「阿姨，是我，我有事找叔叔。」

除了他，男人家族彷彿視她為幽靈，沒人願意看見，就算非得提起，也像佛地魔一樣不能直呼其名，而只叫她「那個女人」。輕賤篡位者的權力誰都有，從不分男女老幼。

——那個女人來了。

——噢！你是說那個女人。

——那個女人上次也來過。

那個女人。只要男人的婚一直沒離成，她就始終是那個女人。

一開始男人說要再等等，離婚不好辦，還得說服女方父母，否則大家臉上難看。再後來說是考慮到女兒年紀還小，她知道孩子的心傷不起，她願意再等，等著等著，最後男人編織出來的已是連他自己也心虛的一團爛毛線。起初她還能咬著牙撐著，到後來發現自己只是離不了賭桌又無力加碼的賭徒，少數幾個知道狀況的朋友終於連安慰的場面話也不說了，直說蠢。

蠢。她否認。

後來他們的事終於瞞不住她家裡人，男人的妻子不知繞了多少個彎，聯絡上她母親。電話裡母親幾近崩潰地哭叫，反覆說的只是一個意思，要她回去。

「妳給我回來！馬上！回來！回來——」

「知道了，媽，我知道了，我會回去。」她並非隨口承應。

隔日大哥請假下來台中找她，見面就遞過一個信封，裡面裝著幾張紙鈔，和自強號的車票，台中到台北，是讓她這幾天把事情處理乾淨了就上來的意思。

「媽很難過，真的很難過。」大哥說，「我們家就妳這麼一個女兒，妳要找什麼對象我都沒意

見，但爲什麼偏偏是這樣的人？」

「哥……」

「妳明知道這樣會讓媽多難過。」

她知道。她沒忘記母親爲什麼離婚，也沒忘記母親摟著他們說，現在我只有你們了。

大哥帶著他們一起似懂非懂地點頭。

「馬來糕要好了喔。」老師出來喊她們。

「知道了。」她說。她回頭眯著眼再看一遍校園，要正午了，石子滑梯在日光裡過曝，操場上的孩子不知何時盡皆散去，空留一個黃色水壺在樹蔭底下。

同事已先進去了，她想起自己還沒告訴她們，這是她在這裡工作的最後一日。

▲ 15:07

平常這時間她該是剛從午睡裡醒來，但今日從學校回來後她一直沒肯睡著，心裡總記掛著那些沒收乾淨的行李。

串珠、掛鍊、舊唱片、廚房裡才買不久的小電鍋……

牙刷要帶幾支走呢？

衣架，夾子，還有洗衣袋，這些都是不值多少，但重買又嫌麻煩的小東西，可她的負重有限，她不喜歡自己的猶豫。

火車票是兩週前網路訂的，發車的時間是明天一早，七點二十，往台北。她沒機車，只好託阿月到鎮上買東西時順道幫她取票。要走的念頭不是一、兩天的事了，只是男人不知道，她其實也不怕他知道。

隔天阿月把裝著車票的信封給她，一張單程票，阿月沒多問，她一向貼心。她把車票收在梳妝台下的鐵盒裡，裡面都是瑣碎小物：紀念幣、電影票根、用完的香水瓶……大哥給的舊信封也在，她把裡面車票倒出來，長方形一張厚紙，上面滿是折痕，她那天把車票揉在手裡，卻沒丟，台中↓台北的墨跡已渾渾不清，發車時間卻還清楚留著。

原本那時是真要走了。

哥哥找上門的時候，她和男人之間已經幾天沒說過話。有些瑕疵像毛孔，遠觀不能見，從前幾年兩人是偷著在愛，等同目盲，如今朝夕相處，感情盡皆卸了妝，才知道男人的不老實不單只在感情上面。

她在男人的口袋裡發現一張六合彩的小報，男人解釋是同事起鬨著一起買的，貪個新鮮而已。她起先也就信了，只沒多久又發現另一張，幾經逼問之下，男人才承認，從以前就一直斷斷續續有在簽賭，他說金額都不大，只是用手上的零花錢，就是玩個趣味而已。

她對他的信心算是完了，她開始趁男人外出工作時偷偷檢查他的發票單據，許多從前有所疑心的事都對上了，她漸漸拼湊出男人完整的輪廓。攤牌那日，男人說他知道錯了，這次會痛改前非。江山易改，她想到自己過去借他周轉的存款，可能就是這麼被他丟在水溝裡，拿不回來了，拿不回來，錢，和其他的都是。

沒多久就是母親的電話。

現在回去了一樣不光采，但至少是重來。

怕被追債，男人早早停掉了手機，只留了幾間餐廳的電話給她，他現在輪流在那些店裡幫忙，每日領現金。她不想一間一間找他，臨走前只留了張字條給男人，說要離開了，借他的錢也就算了，以後不相往來就是。

除了行李箱，她背上和手上各一個旅行袋，舉步維艱。發車時間還沒到，她在車站裡要找個地方歇腳，卻遇上車站整修補強，處處都被鋼板圍著，僅剩的幾張長椅都坐滿了人。

手機上有好幾通無號碼的來電。她找個角落蹲著，眯著眼四處看，大廳裡來來回回走過好多像她一樣，無處安身的旅客，她才知道遊蕩的人並非都是迷路的人。

然後男人來了。

他是從後站天橋下來的，恐怕早就在這裡等著，也不知他什麼時候看到了字條。她一下子就從人群裡認出那件藍色格紋外套，那是她買給他的，她喜歡他穿。男人走近了些，神色倉皇，手上提著幾

個厚紙袋，不知道裡面裝了什麼。他在時刻表前研究了一會兒，就開始四處張望，她把半個自己藏在柱子後面，很快就被找到了。

「你來幹嘛？」她讓自己和 he 保持兩隻手臂的距離。

「我知道是我對不起妳，妳要走，應該的，」男人結結巴巴地，「我只是來跟妳說錢我會還，加倍還妳。可能比較慢，但都會還。」說完他遞過一捲紙鈔，她沒接。

「你手上的袋子是什麼？」

「醬燒肘子、豆酥魚、避風塘、醉蝦、干貝雞湯……」男人打開紙袋，一樣樣數著那些盒子，「還有這些，」另一口袋子打開，是男人老家寄過來的食材。

「都是妳喜歡吃的，」男人一股腦要遞過來，「讓妳帶回台北可以吃。」他說，兩手懸在空中等她接。

「你看我像是有手可以拿嗎？」她用下巴指向身旁的地板上的行李袋。

「那，還是我幫妳提到台北？」男人苦笑，她也忍不住笑了。

隔天他們就一起搬了家。

郊區房價便宜，也更難被找到。她換了手機號碼，只告訴一個絕不會洩密的朋友，她不相信男人能加倍把錢還她，但卻覺得或許他們能有另一種日子。此後她的生活窮得只剩下男人。每日兩班公車進市區上班，低調而規律，她很久沒有到火車站附近了，怕家裡人來找她。她原先真是要走的，只是

男人那天把她從火車上攔了下來。

她不知道男人後來會死在鐵軌上。

▲ 17:30

她進門後把電動床的仰角上升至六十度，簡老先生知道要吃飯了，索性把眼神挪往窗外。這時間外面也只剩下可有可無的陽光，玻璃窗框上堆積大量不知名的蟲屍，夏日傍晚偶爾院子升起蚊柱，一道道黑色的龍捲風。

鋪開毛巾。

檢查胃管標記。

反折鼻胃管。

空針反抽。

確認消化物的顏色。

開始灌食。

她做得很流暢，簡老先生的不發一語便等同於稱讚。這原先該是護工的工作，她只是應聘煮飯的臨時工而已，但招聘進來後才知道長照中心人力嚴重不足，她便半自願地斜槓起來。簡老先生是護工

心中的黑名單，從他趕走兩任護工後，已無人願意主動接手灌食的工作。

這裡有一半的護工其實是黑的，據說是常態，畢竟有牌無牌，錢是差了一大筆。尚有自主生活餘力的居民自成一個社交圈，躺床的老人們則廁身在護工的鄉音之間，久了便放棄溝通，把自己躺成一個啞巴，或任人擺布的老舊玩具。但簡老先生不肯服輸，總是一遇不順心處，就把餐盤夾帶髒話朝護工扔去。

他的暴脾氣不是病後入院後才有的，他有家暴前科，據其他老人的說法，從前數次鬧到驚動了警察。兒女把他送進來時，表情像是終於等到了這一天，除了按月匯錢，家屬基本上就是不聞不問。護理長打過幾次電話給簡老先生的兒子。

「你爸爸這樣讓我們很頭痛。」

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但他也讓我們很頭痛。」

最後院方和兒子商議的結果是加錢，做為一種額外的照護津貼，讓願意的人來賺。

長照中心的晚餐用得早，多數人五點半不到就吃完飯，由看護推到客廳定點排列，等著電視機打開，好繼續另一波的餵養。只有簡老先生堅持飯後要在外面待一會兒。她推著老先生到院子繞兩圈，夏日他只著薄薄的白色棉衣和棉短褲，關節如蟲肢，肌肉幾不可見，在骨骼和薄薄的皮囊之間僅存一點說不上來的什麼，然而就是那一點僅存的什麼，支持著這個生命仍然呼吸、仍然心跳。

她無法想像這人曾經擁有隨時對人暴力相向的血氣。從前在超市的冷櫃選肉，隔著保鮮膜按壓，

仍然能感到肉的血色與彈性，那當然都是死物，她知道這些禽畜的身體停留在正好的時間。而衰老之人並不，他們也曾青春健康——恐怖在於一切曾經豐腴。

男人大她快二十歲，她從前想過，或許終有一天她要幫男人推輪椅。她會推著他到樹下乘涼。或者兩人用盡存款一起入住安養院，會有護工陪著他們，在僅有的空間裡盤旋，直至人生的盡頭。她後來放棄了這個想像，重新構築了僅屬於她自己的另一個未來，只是未來還沒踏出第一步，就被男人再次粗暴打斷。

他是被火車撞死的。

那日男人巡完田水，按平日行程該是要去找里長抬槓，也不知是貪快還是著了魔，護欄都開始下降了，他竟試圖闖過平交道。據警方判斷，他是在即將通過平交道的時候自行車摔了，膠鞋不巧卡進鐵軌縫隙中，拔不出來，接著自強號便來了。

他們收拾現場時一隻鞋子還卡著，是男人前陣子網購的全新膠鞋。

「快沒太陽了。」她示意簡老先生該回去了，但他搖頭拒絕。最後一日上班，她也就由得他再任性一會兒。

長照中心的側門後邊有一株楊桃樹，夏日地面都是爛熟的落果，流星墜地，腐敗生蠅。簡老先生曬太陽的時候，她喜歡站在離楊桃樹不遠的地方，彷彿自己也是果蠅，受腐爛吸引，而逐漸成為腐爛的本身。

▲ 19:29

換完尿布，她和幾位同事準備幫D房的老人輸今天最後一劑營養液，再來便可以下班了。

「先坐起來喔。」隨著她的指令，幾位老人自己按了電動床的升降鈕，包括簡老先生。同事阿雲驚訝於簡老先生的配合，私下問她怎麼做到讓他聽話的，她說就是要耐心。多花點時間陪他說話。

她的確花了一些時間陪他「說話」。在簡老先生第三次對她口出惡言時，她拿出手機，把換尿布和灌食的照片擺在他眼前：「我會把這些都傳給你的小孩，讓他們，還有你的孫子看看你如今是什麼樣子，」她把他轉開的頭強扭回來，「我會讓他們知道你有夠多噁心，他們看完照片就再也不會想過來看你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或者我可以跟他們說你現在脾氣好多了，」她換了一個語氣，「只要你好好配合，他們也許就不會那麼恨你。」

她這輩子被羞辱得夠多了，很知道怎麼羞辱比自己更弱勢的人，就像常常當沙包的人，可以輕易在別人的身上看出痛點，她知道他的發怒來自害怕孤獨，便輕輕按住他的死穴，說，別動。然而她也知道他終究要孤獨而死的，即使現在乖馴得像隻小羊，恨哪那麼容易得到諒解。

男人的妻女多半也是恨他的吧，據說他幾度家暴妻女，男人從前待她極其溫柔，所以她一開始聽

著心裡存疑，但這樣的傳言聽多了，也就由不得她不信。他妻子爲什麼不願離婚呢？如果男人是一潭泥沼，她又有什麼與她不同的，深陷其中的理由？

有次男人骨折住院，說是莫名自樓梯上摔下來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多半是被追債的人打的吧。她請了幾天的假陪在旁邊，無微不至地照料，那日她切好水果回房，他正接完一通電話，看見她來了，便示意要她先離開半小時。

「我阿兄要過來。」男人說。

知道他家裡人不喜歡她，她一個人繞到樓上的花園透氣。提前下樓時沒看見他大哥，倒是一對母女從病房走出來，那是她和她們第一次打照面。男人的妻子完全就是照片上的樣子，她一眼就認了出來，女兒卻生了面具似的一張臉，那麼木然，那麼沒有人氣。

她又去外面便利商店待了一會兒，湊足時間再回房，男人絮絮叨叨地說老家房子要改建，又抱怨大哥如何強迫要他拿一筆錢出來分攤。她聽著，並不拆穿。那筆錢是他們的旅行基金，躲債後兩人幾乎沒再出過遠門，男人曾說過要帶她去東部他當兵時待過的小鎮，那裡有一輛來往島嶼最南端的藍皮普快，是全國最後一輛可以開窗的火車。推開窗便是滿版的太平洋海景。

我們可以搭隔夜車去，累了點，但省錢，她說。

又或許兩人可以多存一點，在每個月還款的金額裡擠出一點點，熬兩年，總有機會飛去看更遠的海，她想。

如今存的錢又要沒了，生米煮成熟飯，又熬成一鍋稀粥。男人到底真正給過她什麼呢？除了那些食與色，兩個人何以麻花捲似地糾纏在一塊？

她在告別式上看見他女兒的笑臉，原來她是會笑的。

她和男人始終沒有法律上的關係，喪儀公司安排她先在靈堂隔壁房間休息，她早早就到了，看著他的家屬一一到來。包括他的妻女，男人的家族成員多半在告別式才露面，此前的喪儀與法事，都委由殯儀館代為操辦，他們把男人縫合得很仔細，化了妝後幾乎就是原本的樣子。做七那晚，只有她一個人在靈前誦經助念，那一晚是她自己的提前告別。

告別式當天的司儀總讓她想起婚禮，婚禮主持的手稿永遠是千篇一律的愛情頌詞，好像文具店就能買到的租賃契約，只在甲方乙方簽上不同名字就能生效。她記得早些年參加過的一場婚禮，新郎和前女友分手後，兩個月內就和現任新娘訂了婚，宴客時主持人卻以深情近乎濫情的語氣，說出「相知相惜，愛情長跑」這樣的句子來——知情的人都在暗笑，這對新人分明是短跑選手吧？

她和男人呢？大概是一場兩人三腳的馬拉松。

靈堂空間不大，待眾人坐下後，她悄悄移到門邊，把自己藏在一排花圈後面，等待法師誦念。法師開始簡述亡者的生平，他口中的男人是孝子，是慈父，是猝然而逝的才俊，她發現法師說話時男人女兒的肩膀不時會抽動兩下，雖然戴著口罩，但她仍看見她眼角一閃而逝的笑意，想必和她是一樣想法，那個人不是父親。如同左右兩座花圈上面的輓詞，一個是「典則空留」，另一座則寫著「修文赴

召」，關於男人的記載，除了猝然而逝之外，都錯了，全都錯得離譜。

在法事的空檔，她隔著薄薄的門板收聽裡面對話：

——欸廁所沒有衛生紙，要自己拿喔。

——我特休還有八天沒用掉。

——吃蝦子是會過敏沒錯啦。

——那你回家再打給我。

——當然買啊，現在是進倉的好時機。

——我也不知道他會打電話過來。

——高速公路晚一點就要開始塞了。

——她的表哥就是那個誰啊，讀中興的那個。

——還是她可以坐你的車子一起走？

——那都是以前的事了。

——全與男人無關，一切都是以前的事了。

等待火化的時間，她和男人的妻子在洗手間外碰面，多年來她一直幻想著這一幕，她以為迎面會有一個巴掌甩過來，身為小三，總要被打幾個巴掌才算功德圓滿，但沒有，他妻子連一個眼神都沒留給她，她模擬多年的劇本，還沒開演就散戲。

她稍晚才知道她已是男人的前妻，四年前就簽了字。兩人離婚的事沒幾個人知道，訃告上都還印著她名字。男人的大哥叫那孩子跟她說明後續喪葬的事宜，她才知道男人意外地沒留下什麼債務，他把承繼的土地持分賣給了哥哥，用那筆錢把積欠的款項還清了。

「阿姨，我爸是想知道，現在那房子產權都在我家這邊，妳有什麼打算……」

「我明天就會搬走，東西都整理好了。」

「我們不是趕妳，是——」他連忙解釋。

「別擔心，」她打斷他，「我本來就準備要搬了，不是因為你們。」

她真的，本來就要走的。

▲ 20:34

才推門離開，護工阿雲走出來喊她回去，原以為是剛結清的薪水有什麼差錯，進門一看大廳裡沒有人，護理長在走廊另一端跟她招手。

「有妳的電話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你們那邊的里長。」

「里長？」她一頭霧水地走到休息室，把電話接了過去。

電話另一頭是個年輕的男聲，不是里長，而是壽險公司。

對方語速很快，她花了一點時間才弄明白發生了什麼事。男人很久之前買了一張保單，受益人是她的名字。資料上填寫的是她台北舊家電話，那號碼早換了人，壽險公司找了她好些天，最後才透過里長幫忙聯絡過來。

「我想確認一下，受益人不是他女兒嗎？」

「最初承保時是寫女兒沒錯，但要保人後來將受益人改爲同居人，也就是小姐您的名字。」

「什麼時候改的？」

「嗯……我這邊看是四年前的五月。」

四年前的五月，是男人和她搬回老家前沒多久。

「理賠的手續還要跑一段時間，但我們已確認過警方報告書，此次應屬意外死亡，相關理賠細節及後續流程我們會再跟小姐您聯絡。」

「我想要問一下，保單的金額是多少？」

電話那頭報了一個數字，剛好是她從前借他的兩倍。

男人說過，他會加倍還她。

她掛了電話，急急地騎上自行車離開，不是往男人老家的方向，而是繞去村外，沿著省道旁的鐵

路加速，她要去看平交道，男人沒能穿過的那個平交道。她想起男人會和她一起騎著車經過這裡，男人說，鐵軌從前常有載貨的黑色火車頭經過，他和幾個同齡孩子會在後頭追火車，火車慢悠悠的，像刻意等著，像陷阱一樣等著被誰看見。

已是兩個禮拜前的事了，現場看不出任何事故痕跡。

一班區間車剛好經過，確認平交道附近沒有人在後，她蹲下，把手放在鐵軌上感覺漸行漸遠的震動。男人是用什麼心情迎來那列火車的呢？她起身前忽然注意到，鐵軌間的縫隙比她想像得要小，她用自己的腳在上面比畫測量——

鞋子。

那些膠鞋，她以為是男人胡亂下單的各種尺寸的膠鞋。

那些鞋子並沒有訂錯。

▲ 23:55

她喜歡火車加速的聲音。

她把額頭抵在窗上，感受鐵軌傳來的振動，匡噹——匡噹——匡噹——月台已經遠遠看不見了，窗外黑成十多種流動的夜色。除了阿月，村裡沒人知道她提前上了火車，她穿著一件藍色格紋外套，

握緊行李提把的指節泛出白色。

不要緊的，她告訴自己。

再過一會兒，就是隔天了。

評審意見

關係的始末

平路

這是精巧的小品，以文字營造的情調取勝。親密關係在拉鋸之間，由無奈、放棄到不捨，短短篇幅，卻布下情緒浮與沉的軌跡，讓人讀來有所會心；且層次跌宕，敘述中時而跳接這份關係的始末。男人已經故去，回溯之前相處的片段，其中日常生活種種瑣細，包括躲債與出走，夾雜著零星囁語，間歇沉入自問自答，演繹婚姻中第三者的困難處境，自有動人之處。

區區一萬字，包含了故事情節，亦未偏廢主人翁的內心世界。雖以死亡的發生做為結局，卻大致上不落俗套，源於作者對文字的取捨剪裁，頗見功力。

精巧亦在於它首尾相映，主要場景圍繞著車站與鐵道，形容車站幾個片段，包含開始一段，男人投幣買飲料的鏡頭，光影依稀，彷彿在目，讀來充滿影像感。